

《唯識方隅》 第二十三講



羅時憲先生講授

你不要以為壞人就必定壞到底，壞人都會扶助好人。有時好人都會扶助壞人的，關公都會放走曹操的，是不是？所以煩惱有時都會扶助善的東西，何妨有漏善的東西不會扶助無漏的善呢。相差一線而已，是不是？有漏的法…，阿賴耶識本身是有漏的，而無漏種子是不漏的。記住這一點，阿賴耶識不只含藏著有漏種子，阿賴耶識本身亦是有漏的。不過它是無記的，無記便是有漏。無記必然是有漏，如果無漏的就必定是善的。阿賴耶識是無覆無記的，所以阿賴耶識本身是有漏的。

既然它本身是有漏的，我們可以說，那些有漏種子是被阿賴耶識所攝著、鉗著。那些有漏種子是阿賴耶識的相分。相分、見分都是同一個識的一部分，我們能否說無漏種子是阿賴耶識的相分呢？何解？因為阿賴耶識的無漏種子不會和阿賴耶識一體的，所以我們只可以說它是寄存於該處。明白不？還有，無漏種子寄存於阿賴耶識裏面，等於我們看《木馬屠城記》，那隻木馬裏面全部都是敵人，是不是？那些敵人寄存於木馬肚內，到了三更半夜，他會走出來滅了你的國家。明白不？同一道理，那種無漏種子潛伏於阿賴耶識裏面，等於間諜潛伏於一個國家裏面。

當那個無漏的勢力一旦強的時候，那些無漏種子就爆發。一旦爆發，那些無漏種子就不斷一起一伏。初時只是起了一下，漸漸地你便能培養它，你用有漏善法來到培養它。如此，它的無漏種子就越來越強。當無漏勢力就越來越強的時候，它就是什麼？消毀，它阻礙你的有漏種子，令到你的有漏種子不能起現行。小則阻礙你，大則消滅你。到了最後又如何？無漏種子也會消滅你的整個阿賴耶識，即如《木馬屠城記》木馬裏面的人滅了你的國家。何解？因為凡無漏種子它一旦起作用，它的無漏智

一起，凡有漏它都要消毀。即是在說什麼？凡有漏都要消毀，阿賴耶識是有漏，所以阿賴耶識亦要被消毀，到了最後無漏種子把阿賴耶識也消毀。

當無漏種子起作用消毀阿賴耶識的那個剎那，那一秒鐘，那個時候便謂之金剛心。所謂金剛心者，就是那些無漏智起作用消毀阿賴耶識。明白不？阿賴耶識一旦消毀，無漏種子裏面有一個無漏第八識起，就爆發。當阿賴耶識被消毀的那一剎那，便是那個無漏的識，無漏第八識出現的那一剎那。猶如小孩子蹺跳板那模樣，你明白嗎？當這個小孩子一蹺，蹺低的時候，他那個蹺高。這個蹺得有多低，便那個蹺得有多高。當你那個阿賴耶識一旦被消毀的時候，就是那個時候，無漏的第八識出現的時候。無漏第八識出現，那個無漏第八識便被稱為庵摩羅識，又名第九識。

未到金剛心的時候，它是潛伏的，不起的。雖然有這個第九識，但不出現，未到的時候不出現。我們這個有漏的第八識變起有漏世界，無漏的第八識就變起無漏世界。所謂極樂世界也者，就是他那個無漏第八識所變的。同一道理，我們的阿賴耶識就變起我們的這個根身，那個無漏第八識就變起那個西方極樂世界那些觀音、大勢至、阿彌陀佛那些。所以我們說，現在就是選擇了，你說阿賴耶識裏面…。你認那些無漏種子是藏於阿賴耶識裏面，是阿賴耶識的一部分，這樣妥當一點？或是不對，那些無漏種子不過只是寄存於該處而已，這樣妥當一點呢？

一般唯識家便選寄存於該處比較妥當一點，因為是它(無漏種子)消滅它(阿賴耶識)的。我們不能說《木馬屠城記》的那隻木馬內的那些人是那個國家的一部分，我們只可以說它是暫時寄存於該處，一有機會他會滅你的國家。明白了？所以說無漏種子不過是寄存於阿賴耶識，就不是藏於裏面而是它的相分。就是這樣。如此說會否不

妥？比較說是它的一部分好，好一點而已。凡事好一點便可以，是不是？何解？因為都是假立而已，根本阿賴耶識就是假立的。甚至於寄存、藏都是假立，我們說它寄存而已，何謂寄存？你以為釘在那處便是寄存嗎？是不是？假立，名言、名稱都是假立的。

同學：「有說無漏識是本有的？」

教授：「嘎？」

同學：「有所云，這個無漏識，無漏是本有的無漏種子。」

教授：「本有的無漏第八識。本有無漏第八識種子就變起本有無漏第八識。如果那個是沒有本有無漏種子的話，他的有漏阿賴耶識就始終不能消毀。不能消毀，他便整天生死輪迴，永遠不成佛，因為他沒有嘛。」

同學：「當它是寄存下去的時候，與本有這個名稱是否相違呢？」

教授：「沒有違，本來寄存的。你未出世，你父親剩下一個夾萬給你，你未出世就已經有了加拿大紙幣了。但你父親放下加拿大紙幣在此處的時候，同是又放下了一些法郎在此處。這亦是本有，是不是？都是你未出世已經有了。寄存，並沒有說是後天寄存，先天就有。」

同學：「先天有就變了好像是本有一樣？」

教授：「本有，本有。無漏種子是本有的，但是寄存的。那些是它的一部分而不是寄存。都是本有，大家都是本有，有漏、無漏都是本有。但這個謂之寄存，那些稱為它的相分，是這個意思。無礙的。」這便解釋了這個阿賴耶識了。第「二(又)名種子識。以能攝持諸行種子，令不失故。」

常常吸攝著，好像一塊磁石吸著鐵粉令其不散失。吸攝著種子，所以稱作種子

識。「三(又)名異熟識(異熟即是果報)。此識是能招引生死諸善、惡業(能夠招引生死的善、惡業，是那些業的果報，業所引的果報。)之異熟果故(異熟果即是果報)。」如何異熟呢？你專門殺人放火，你殺人放火的業是招引一個什麼？招引到你的阿賴耶識，招引到地獄的阿賴耶識。是否地獄另外有一個阿賴耶識？不是。那時候是那個阿賴耶識裏面的變地獄之種子變地獄。那時你所變的地獄便是阿賴耶識的一部分，所以說是那個變地獄之阿賴耶識。阿賴耶識就是地獄果的本質，果體。所以稱作異熟識。一切異熟果都由阿賴耶識的種子，異熟種子而現起的，此謂之異熟識。第「四名阿陀那識(āḍāna 這個字)。梵語阿陀那，譯為執持。

(即是說)謂能(夠)執持一切種子，及執受(著我們的)有根身(體)故。」何謂執受？「執為自體(己)，持令(它)不壞(滲透它令它不壞)，名執；領以為境(看作自己，整天攀緣著它。)，(令到支持著它，令它生起感覺，令它起感受)能生覺受，名受。」阿賴耶識常常執著我們的身體作為自己的一部分，令到這個身體有感覺，能夠受用東西的，所以稱為執受的作用。這個執受不過是執持之一種而已，是不是？所以阿賴耶識又稱阿陀那識。第「五名所知依。」所知者，我們所認知的世界。這個認知的世界都是依據阿賴耶識而有的。「所應(該)可(以)知(的)，故名所知，即是一切有漏、無漏諸有為法。依是因義(因的意思)。」我們所知的世界都以阿賴耶識的種子為因，所以稱作所知依。

「賴耶是一切有為法之因故，能引一切有為法故。」所以稱作所知依。第「六(又)名根本識。謂前七識通依此識為根本故。依是仗託之義，非親生之意。」第「七名無垢識(即是庵摩羅識；《楞伽經》稱之為第九識)。舊譯名阿摩羅識。第八識捨

(棄)有漏、得(到)無漏(的時候；得無漏者得成為無漏的時候)，此後有漏種子無餘(永斷盡(一點也不剩，全部都不起作用了。))，唯有無漏種子現行不息；此時之第八識，自體純淨(即其本質很純粹、很潔淨)，復不為有漏前七識所蔽覆，(所以當時的第八識)名無垢識。

第八識有漏(的)、無漏(的)兩種。從有漏種子(所)生者，是有漏(的)第八識。從無漏種子(所)生者，是無漏(的)第八識，(無漏的第八識)即名無垢識。」有人稱之為第九識的。講到此處，我們就要知道，眼識、耳識、鼻識、舌識、身識、意識、末那識這七個識。識總共只有八個，八個之中這七個識，個個都由種子生的。阿賴耶識亦是識，所以阿賴耶識亦要由它自己的種子生。阿賴耶識。當那些無漏法起，消毀有漏種子的時候，就把阿賴耶識亦消毀掉。那時阿賴耶識沒有了種子，阿賴耶識亦滅了。你會問了…

阿賴耶識是藏著前七識的種子，阿賴耶識的種子誰替它藏呢？要不要上帝替它藏著？它說不用，自己藏著自己(的種子)，現行阿賴耶識反過來藏著阿賴耶識的種子，不需要一個上帝。如果是西洋人就必定要弄出一個上帝，上帝來創造它了。它說不用。這個阿賴耶識之異名。第「八名心(阿賴耶識亦名心)。」「此外尚有多名，以無關弘旨，(所以我)從略。」其實天主教、基督教所謂靈魂，就是這個東西而已，不就是阿賴耶識。所以有時我們不要罵人：「你說靈魂便不對了。」不用的，解釋不同便可以。假使有一個人，他完全不說這些道理是從唯識取的。他是神父，他又寫了很多著作講神學，講靈魂之研究，他按照這些道理來講，提也不提佛家的東西。很多人說他了不起，說神是了不起的。

同學：「中陰身，中有身也是阿賴耶識變的？」

教授：「是的，是的。」

讀讀阿賴耶識的三相吧。「相」字作何解？作特性解。阿賴耶識有三種特性，或是有三方面，即是英文的 **aspect**。三方面，即是三方面之特性，是不是？「阿賴耶識有三相：義相之相，(並)非體相之相。」「一者，因相」。即是阿賴耶識可以作為宇宙萬物之因的，何解？阿賴耶識含藏宇宙萬物之種子，宇宙萬物都是由阿賴耶識所含藏之種子變的。就此點來說，我們說阿賴耶識是宇宙萬物之因。就此點來說，就謂之阿賴耶識之因相。即是說阿賴耶識有作為宇宙萬物的原因之特性，之特點。是不是？「因相，謂賴耶能藏一切種子，由此種子能生諸現行法，故說賴耶為諸現行法之因；即由此義，說為賴耶之因相(就此點意義來說，便說為賴耶之因相)。依此義相，說賴耶為一切種子識。」

一切種子識這名字只可以表示阿賴耶識之因相，不能表示果相的。「二者，果相，謂賴耶受熏而為一切種子所藏之處，即以能熏之一切現行相、見為因，而說此受熏之賴耶為果；即由此義，說為賴耶之果相。」阿賴耶識裏面，不是有很多種子嗎？這些種子是怎來的？由你熏進去而已。譬如我今世的種子，所有的種子，是前世所見的熏進去。我們今世所熏習的種子，便是來世所出現的東西了。此即是在說什麼？阿賴耶識是果了。譬如我今世八十年，此八十年的東西熏進阿賴耶識。這八十年所見、所現行的事物是因。熏了那些種子進入阿賴耶識，那些種子便是果了，是不是？

從這一點來講，阿賴耶識能夠容受一切從外面熏進來的東西，成為種子。現在這

個阿賴耶識是果相，明白不？「依此義相，說(阿)賴耶(識)為異熟識。」「三者，(阿)賴耶(識)之自相(它的自相是什麼？能夠藏種子。)，謂(阿)賴耶(識)之自體，能包攝因、果二相(因是阿賴耶識，果亦是阿賴耶識。所謂因相、果相不外是一個阿賴耶識之兩邊而已。其實，兩邊都包括就是它的自相，明白嗎？能夠包攝因、果二相的，我們稱之為自性。)，而為此二相之所依；故因、果二相祇是自體上之別義(之特殊意義而已)；自謂自體，相謂義相。此義相所以顯示賴耶自體，故名自相。」這個是很淺易的。

今天講到此處，賴耶之三相。回去記得看看。賴耶都有四分的，改天再講了。賴耶有心、心所和它相應的，又留待下一次講了。回去記得看看，不看你會忘掉的。你看看便會明白。賴耶之三相，懂得了，是不是？賴耶之四分了。上文講，每一個識在理論上，有人把它分析成兩分或三分或四分，是不是？都是在理論上假立而已。既然每一個識，每一個心所都可以分為四分，賴耶亦不能例外，是不是？所以阿賴耶識亦可以從理論上分為兩分、三分、四分了，賴耶之四分了。我讀一讀，「一切心、心所皆可析為二分乃至四分，賴耶亦不例外。

賴耶能變現種子、根身、器界而緣之；」賴耶，它拈著、藏著那些種子，令種子有機會可以成熟。如此，我們便說賴耶變種子，實在種子並非賴耶變的。來到此處，記得以前我們講過，變有兩種變，一種謂因緣變，那些東西它自己有它本身的原因，你這個不過是助成它，令到它變而已。在這點意義上，實在並非它變，它助成別人變而已，這種稱為因緣變。例如農夫種禾，要有穀種。那些穀種放於田中，然後農夫以其勞力來施肥、灌水等等，令到那些穀種自己長大。並不是農夫可以如變戲法般變出

禾來，這種變法就謂之因緣變。

好像眾生會成佛，聽了佛法便會成佛，並不是佛會令到眾生成佛，變眾生令到眾生成佛。而是眾生本來有成佛的功能，佛不過是從旁助成他而已，這種變法就謂之因緣變。以前講過了，是不是？第二種變法就如變戲法般，幻化它出來，幻變它出來。這種變法就稱為分別變，即是由我們的思想分別力硬要變出來的。譬如我們心中想，我們坐著可以想到天花龍鳳的東西也可以。這個天花龍鳳的東西是我們的思想自己起分別，我們的意識起分別而變的。這種變法是從無生有的，此謂之分別變。以前講過了，是不是？講過不？江漢霖，講過不？

江漢霖：「講過了。」

教授：「講過了，是不是？」

阿賴耶識，我們說阿賴耶識會變種子，是不是？是因緣變，或是分別變呢？是因緣變，種子有自己的來源，阿賴耶識不過藏著它而已，因緣變。所以我們說，「賴耶能變現種子」，變就是變了，如何現呢？現即是呈現，令本來是種子能現出一些現實的東西。好像變山的種子就現出一個山，此謂之現。變現。如此，賴耶第一能夠變現種子。第二、賴耶能夠變現根身，我們有五根的身體，賴耶變現它出來。賴耶變根身，是因緣變，或是分別變呢？是因緣變。根身有根身的種子，譬如眼根，眼根的種子變眼根，變現出眼根。耳根的種子變現出耳根。是那些種子自己變，不過是阿賴耶識支持它，藏著種子令其不散失。同時，種子變的時候，阿賴耶識支持它，這樣我們便說賴耶能夠變起根身。

器界即是物質世界，這個自然界。自然界的種種森羅萬有那麼多東西，都是由它自己的種子變的。變山的種子變山，變河的種子變河，變日月的種子變日月，它自己的種子變的。不過種子藏於賴耶裏面，阿賴耶就支持它，給與它力量，令其可以變出。所以我們從這點意義來講，就說這個器世界都是阿賴耶識變的。懂得解了？「此能緣之作用為賴耶之見分」，它變出根身、變出器界、它又變出種子，變了之後它緣著它。『緣』字本來作認識解，但這個『緣』字是廣義的。眼識看到顏色，我們便說眼識『緣』顏色，是不是？耳識聽聲音，我們便說耳識『緣』聲音，是不是？耳識之緣法就謂之什麼？聽。

眼識之緣法我們就謂之見。鼻識緣的時候，我們謂之嗅。舌識呢？我們謂之嚐。身識之緣我們就謂之觸。意識之緣我們謂之什麼？思惟，思。第六(七)識緣那個我的時候，我們謂之執，是不是？阿賴耶識緣根身、器界、種子的時候，我們同樣謂之什麼？我們謂之攝持，謂之藏。「其所變之種子、根身、器界，為賴耶之相分。」見分緣它，它被見分所緣，它便是賴耶之相分。即是說，我們的種子，無數那麼多種子，便是賴耶之相分。我們的身體，根身即是我們的身體，又是我們阿賴耶識之相分。

我們所見到之物質世界，也是阿賴耶識之相分。所以從這一點來講，我們就說萬法唯識，是不是？「吾人(吾人即是我們)復可從理論上將一(個)見分析為三分(把它分析成為三分)，而建立相(分)、見(分)、自證(分)、證自證(分這)四分(把見分析為三分，加上相分便是四分)。唯其見分之活動狀況(唯即只是，只是阿賴耶識之見分的那種活動情況。)，(活動狀況我們謂之行相，是不是？它的行相又如何？)深沉微細(很微細的，我們不容易察覺)；其相分中之五淨色根及諸種子；」它所變出之相分中的

那個根身，我們的根身並非如此簡單。

並非我們的身體可以望到如此簡單，而是它裏面之微妙物質、神經那些東西。那五種淨色、微妙之物質，我們是見不到的。見得到的是什麼？已經把他割了，解剖了，拿了出來，在顯微鏡下我們見得到。但見的時候，它已經死了。「及諸種子(種子無數那麼多。種子無形無相，只是一種力。我們更不容易察覺到它)，亦極微細；其相分中之器世界(這個自然界，這個物質世界)，其量難測(到底有多大我們測不到，天文學家也不知)；故(此)《識論》(《識論》即是《成唯識論》)用誇大的語氣說(它說什麼呢？)賴耶之所緣(即是相分)及行相(即是它的見分之活動情況)皆不可知。」

不是說絕對不知，是我們不能夠徹底知。而且我們普通的知，都只是平常在理論上知，並非真的見得到那樣。賴耶之相分，即是所緣之境；和其行相都是微妙難知。以上就講了賴耶之四分，大家回去記住再看。因為本來說話是很多的，但我把它壓縮到這麼少。此處有沒有問題？賴耶之四分。有問題的話，我為你澄清它。如果沒有問題的話，我們就講下去。基督教徒，他們認為是稱作靈魂，是不是？他們所謂靈魂即是我們的阿賴耶識。我們把它分析成為四分。那些是它的所緣，便是相分。除了所緣的相分之外，還有三分。現在那些研究靈魂學的人，最好是來讀一讀這些了，讀了它便會很清楚。

現在我看見歐美的人講靈魂，講得粗到極了，籠籠統統，實在是不知所謂。現在書坊裏面很多書都講靈魂的，講得粗到了不得，總是不及我們如此精細，如此微密。(丁五)賴耶相應諸心所，和賴耶一齊起的那些心所。賴耶，普通和阿賴耶一齊起…。凡賴耶一起，一定有五個心所跟著它一齊起的。那五個稱作徧行心所，必定有的。賴

耶，而且當我們是凡夫的時候，賴耶只得這五個心所而已。所以有些人，蠢人還說賴耶是會有知覺的，這種人都是因為不讀書，第一不讀書只靠自己想。自己的腦如此小，你所想得有限，是不是？

孔老夫子有一句話：「吾嘗終日而思矣」。他說：「我曾經試過，全日的時間用作想東西。」「不如須臾之所學也」，不及我用一點時間學。因為人學習，你一個半個小時所學習到的東西，可能是別人一生所積累的。所以我們做人最重要的有二：第一是學，小孩子不學，他便不會成人；第二是要思，思即是想，不思便沒有頭腦。思和學應該並重，但二者是否同樣的重呢？有人認為思還比學重要，有人認為思和學同樣重要，有人認為學比思還重要。做人最怕是思而不學。如此，你認為何者重要？想一想，你認為何者重要？學重要或是思重要？

同學：「當然是思重要，學不一定是正確嘛，必然是用思想來到思才正確嘛。」

同學：「初期是學重要。」

教授：「學比思重要。…」

同學：「到了你學到差不多時才思。」

教授：「…學了一些東西然後你把它來思，是不是？你可以先思後學，也可以。但在於分量之重要，學比思重要。儒家，孔夫子就注重學和思。但在學與思之中，他認為學比思更重要。他說我想一整天，都不及學兩分鐘。是不是？」

同學：「譬如學的東西是正確不正確，你怎麼決定？」

教授：「是的，你不學又如何用思呢？是不是？你想想，學思並重，而學比較思重要一點，是不是？」

有人主張思比學重要的。禪宗的人就簡直不去學，只去思。禪宗說你參便可以，想便可以，不用去學，連經也不用看的。所以便「十人九錯路」。你說學但不知正確不正確？你怎知你的思正確不正確？是不是？你的思是錯誤也不定。所以正確不正確？學會學到不正確的東西，思又會思錯了。你想不錯嗎？你就要有邏輯，合邏輯。邏輯你要學，所以學比較思還重要一點。佛教各宗之中，是禪宗的人就著重思。所以我們時時見到禪宗的人就看不起他，此謂之思而不學。但有一種蠢人，一味學，學問很博，什麼都認識。他好像雜貨攤一樣，沒有什麼用的，此謂之學而不思。所以記住學思並重，而學比較思更重要一點。禪宗的人就思而不學，學唯識宗的人多數是學而不思。學得好是學思並重，是不是？小乘的人，現在斯里蘭卡、泰國的人學佛，都是學而不思的多。是唯識宗的人學思並重，而學比較思更重要一點。

學、思這兩句話。「吾嘗終日而思矣」，即是用整天去想。「不如須臾之所學也」，不如用少少時間去學。因為別人學了一世，可能在一小時內全部給你講了，「不如須臾之所學也」。「不如須臾之所學也」。「吾嘗跂而望矣」，跂即是踮高著腳，我曾經踮高著腳去望。「不如登高之博見也」，不如你爬高一點。你如何企又行，你爬可以爬很高的嘛，你可以爬在別人頭上嘛，是不是？所以這個…。他還這樣…。學與思比較各有毛病，「學而不思則罔」，罔者惘也，一味學，學了之後你不用思想來到整理所學的東西，你就罔然一無所得。你只是一部機器而已，你只是一個書柜，會動的書柜而已。沒有用的，是不是？

「學而不思(則殆)」，有一種人整天在思想，他不肯學，這種人很危險。何解？他會想錯的，是不是？「殆」，「殆」即是危險。所以孔子主張什麼？學思並重，但學比思重要一點。佛家的唯識宗便是如此，學，注重學。如果事事都靠思，我們現在

仍然披著芭蕉葉，是不是？何解？別人，幾千年前的人積累著，做西裝做得很畢挺都可以，幾條線劃下劃下便完成。你事事都要自己想，我看你想吧，我們冷的時候要怎樣？真的要披芭蕉葉才行，是不是？所以為何什麼我們都以學為最重要，是不是？為何我們會坐火箭(飛機)，幾個小時便可以去到歐洲？是靠學的，不是大學的博士想出來的。

他是學的，很多人，別人想了之後成為一種學問，然後你去學的。是不是？所以學比較重要一點。從前在北京大學，五四時代，有兩個很有名的學者，一個是胡適之，很博學的。胡適之你猜他是如何博學呢？他讀書讀到神經衰弱，讀到心臟病。他去廁所都要打開本書，在廁所坐在水廁上，他要花上半個小時的。半個小時，原來他在讀書。坐車呢？在北方坐車，那些騾車是很顛簸的，他同樣拿著來到讀。學東西學得多，但思想則「麻麻地」(馬馬虎虎)，很幼稚。所以北京大學的學生賜一個名字給他，說他學而不思。胡適之被評為學而不思。另外一個人名梁漱溟，書沒有讀得多少，但很會思想。

講《東西文化及其哲學》講得非常好，他書沒有讀得多少。學生又賜一個名字給他，說他思而不學。一個是學而不思，一個是思而不學。現在世界上有兩種人。現在那些學佛的人、那些法師分兩類，一種學而不思，以為自己很有料子，原來講起上來都不知所謂。一種是稍稍學習，佛是如何說，那本經又如何講，他自己沒有料子的，那些是學而不思(思而不學)。好了，我們就這樣。賴耶和諸心所。「賴耶無始時來，乃至(轉依，乃至得到轉依)成佛之前，唯與觸、作意、受、想、思五(個)心所相應；」

教授：「是否在打門呢？不是吧。」

同學：「是門開著被風撞(的聲音)。」

教授：「『相應』二字，Edward Conze 把之譯作 connected with 或譯作 associated with，相應。」

何謂「轉依」？「轉依」即是成佛。「轉依」，轉變了我們所依的…，「依」就是指我們的第八識，我們的第八識轉變了，變了無垢識。「以此五是徧行心所故」，「以」是因為，因為這五個心所是徧行心所，任何一個識、任何時間起，都有它跟著起的。「既轉依後，其無漏第八識，即無垢識，有幾(個)心所相應(呢？我們就不知，但依據《成唯識論》)，則《識論》說除(了)五(個)徧行(心所之)外，尚有別境(心所)五(個，即是還有欲、勝解、念、定、慧五個。)，(還有)善(心所)十一(個)，共二十一(個)心所相應。(我現在說)然此是成佛(轉依)後事(即是成佛後的事情，和我們沒有什麼大關係)，非吾人所能體驗(我們不能夠身歷其境去體驗得到的)。」來到此處，我來一個問答。

「問：賴耶何故與作意相應？」你說賴耶和那五個徧行心所相應，五個徧行心所其中，第一個是作意。為何賴耶會與作意心所相應呢？我們什麼都最怕是別人問：「何故如此？」等於作為父親的時候，兒子問你何故如此？是不是？你也要回答的。

「答：警覺心種及引心趣境故。」何謂作意心所？即是我們阿賴耶識裏面，有一個心所的種子名作意。「作」者發動之意思；「意」即是心。它有力量發動我們的心，即是說我們有一個作意心所的種子藏於阿賴耶識裏面。譬如我們的眼

識，閉上眼眼識不起了。我現在睡覺，眼識不起了。眼識不起的時候，便是眼識的種子。這個眼識的種子就藏於賴耶裏面，當有機緣時，我醒了或聽見打鐘聲。或是剛剛有打鐘聲，或是剛剛有人喚我，這個時候條件具備，我們的眼識便會起了。當眼識將起未起的時候，有一個很敏感的識，這個便是作意心所，特別敏感的，立刻它首先知道。它一旦知道，立刻又如何？警覺我們眼識的種子，令到眼識的種子和它一齊起。警覺眼識的種子，心、心王的種子。有心王的種子，那它警覺其他心所不？它同時警覺它們。警覺之後大家起了，它還有一種力量，「引心趣境」，推動我們的心王，令到它接觸顏色的境界。這個是作意，因為我們需要這樣的一種力量。所以識起的時候，一定有一個作意心所。

「問：何故與觸相應？」「觸」，接觸。

「答：(觸是負責)調協諸心所。」那些心王和心所一大堆一齊起，要互相調協才行，步伐要一致。觸就令它調協那些心王和心所。還有一個任務是和那些境界相調協、接觸，不然它彈開了便不行，是不是？接觸，所以要有一個觸心所。

「問：何故與受(心所)相應？」

「答：賴耶並非機械，不(是)麻木故。」不麻木的。既不麻木，即是你有知覺，這個是受的知覺。一旦有知覺，即是不外有什麼？一是覺苦、一是覺樂、一是覺不苦不樂。一種感覺。

「問：何故與想(心所)相應？」

「答：能取境者必(定)取像故。」我們能夠了解境界，一定要把境界的形象抽了進來。阿賴耶識既然是要了解它的相分，了解那些攀緣。了解攀緣，攀緣種子、攀緣根身、攀緣器界，一定要取像。既然凡是取境一定有取像作用，賴

耶能取境，所以賴耶亦有取像作用。所以一定要有想心所。

「問：何故與思(心所)相應？」「思」即是意志。

「答：能為有目的之行為及能作適應環境之行為故。」所以需要有一個意志。

我此處取了這個，英國有一人名 Joad(Cyril Joad)，這是一個 Oxford 的老教授。此人很奇怪，Oxford 的老教授快將退休，就被人弄至他立刻要辭職。Joad，他如何呢？你知道當教授的薪金很少，在英國教授的薪金是很少的，不像現在香港中文大學對教授如此厚待的。英國的教授薪金很微薄，日本的教授也是很微薄的。他又貪心，在倫敦坐地下鐵路的車。他購了月票，月票過了期他又不買，仍然坐車。他坐了幾十年，那些稽察全部都認識他，恃著這樣就不買票。後來被公司發覺，有一個小伙子新升為稽察。那些老的就假裝不知，都不理他。那個新升稽察不理他，捉著他要查他。原來發現他無票坐車，這便處罰他，控告他。

報章把此事大字刊登了出來，教授如此這般。弄得他要辭職，這個是 Joad，學問很博。大概一般來說，他也是學而不思的那種人，學問很博的。最有名是他在牛津大學講一課書，開講一個 course 名「Guide to Modern Thought」，現在有一本書的。他把這本書，把講義來賣了。他臨老是靠那幾本書的版稅，他的書之版稅比教授的薪金還要高。有幾套書是有名的，一套是《Guide to Modern Thought》，世界有名的著作，世界名著。

另外一套即是我現在印的這一套《物質生命與價值》，這套書是如此厚的，英文本《物質生命與價值》。他這套書是講什麼的呢？世界上有三種東西才是真實的。唯心論的人認為心才真實；唯物論的人認為只有物質才是真實。他就認為世界上真實存

在的東西有三種：第一、物質。他說物質我們不能否認，那些電子、質子，我們不能說它們不存在。他說物質是存在的，真實存在的，這和佛經的那種唯心論剛剛相反。第二是生命，生命是存在的，猶如我們的阿賴耶識那樣。生命是存在的，不是無的。第三、價值是有的、存在的，客觀性的價值，例如什麼呢？他說價值不外是三種。

第一種是什麼？道德上之價值，即是倫理學 **ethics** 上面的價值。善與惡，他說善惡是有客觀性的，客觀存在的，道德上之價值是存在的。第二種價值就是美術上、藝術上之價值。美和醜，何謂美？何謂醜？有客觀性存在的。第三是經濟學上之價值。即是荒年的時候，穀便會貴；時年好的時候，穀便會便宜。這個便宜和貴之價值，這個是真實地存在的。物質、生命與價值三類，是真實存在的三類東西。這套書是世界有名的著作。他這個是不錯的，**Cyril Joad** 一生三套書是世界有名的著作。單算這三套書所收之版費…。麥美倫公司，這家公司是最「奄尖」(挑剔)的；替他出版的。還有一套是《哲學概論》。《哲學概論》這一套「麻麻地」了，現在這一套已經落伍了。

不過仍然很多人看，很多大學裏面都有他這一套《**Introduction to Philosophy**》的，我都有他這一套書。但這個人可惜他臨老貪心，已經如此多書收版稅，你還要貪，貪那張票幹嗎？不過世界上很多人是這樣，他不是沒有錢，你明白嗎？他是一個老教授，又有如此多版稅收，他卻要這樣欺騙他才得意。即如香港那個周錫年的太太那樣，她十分富有，但她遊公司時卻要偷多少。你說他周錫年沒有錢嗎？她卻要偷。弄至他要吩咐那些大公司，總之知道她是周錫年太太，便隨得她偷，開發票給他周錫年。真的有這一回事，在香港有這一回事。有一種人是要這樣才

「爽」(稱心)的。

同學：「滿足感，這個是滿足感。」

教授：「是那種滿足感是要這樣才能滿足。」

我有一個世伯，又是有偷物癮的。在廣州，此人名什麼呢？名伍伯良。伍伯良是很有名的。伍伯良的父親是伍漢持，伍漢持是香港私人醫院中的第一家，西醫院。倉邊路那間名伍漢持紀念醫院，在法院對面，這家是廣州市私人醫院的第一家。孫中山的老朋友伍漢持。他的兒子，只得一個獨子，父親有一家醫院剩給他。他父親很歡喜玩古董，不知多少古董留給他。他又有偷物癮，經常去古董店看。每次去到看見別人細小的古董，他都要偷一件回去。那些熟識的就知道他，隨便他拿走，自己記著數。

第二天去找他，給他一張發票：「那天你拿了，忘記付款。一件什麼東西，請你結結這條帳。」他便：「好的，好的。」立刻結帳，還有什麼呢？「你來找我，我給你付車費吧。」他還要這樣的。他的人是這樣，他一定要偷。他這個人有些新的思想，他就要如何呢？茶居…。他是社會局長，他要找上衛生局長，二人一起請市政府頒布一條條例，所有的小茶居，又要所有在小茶居進廁所的人，必須清洗雙手才可出來。又要茶居裏面的什麼？那些包點又要如何？總之弄出很多規定。又要每星期派人檢查廚房。你要知廣州那些酒館的廚房很邇邇，有差不多寸多厚泥的。要派人檢驗，這即是開罪了所有酒樓茶居的人。又要…。總之那些莊房停死屍的，又要遷往距離市區多遠。後來有一間莊房被他遷離。後來弄到他下台才取消了這些新規定。

還有，廣州市人死後是要停三日的。又要二十四小時內入殮，把屍首拿去製殮公

司、殯儀館那類，不准死屍在家中停留。我們父親死的時候，我們也停留了兩天嘛，那條屍首放在廳中，死屍在攤著和人們在一起，有些真是臭的。把一大盤冰放在死屍床下面的，當時又沒有冷氣。他又限制人死屍只可以停二十四小時，超過二十四小時就要罰孝子。這便弄至全城人嘩然，就如何呢？示威，走出來示威。最大的工會是茶居工會。廣州最大的工會有兩個，一個是機器工會，最厲害的。一個是茶居工會，這兩個工會是最厲害的。他開罪了那班茶居的人，茶居工會停工示威。茶居工會一萬幾千人，持著橫額示威。你知道他如何？

他們知道他偷佛有一條帳未結，他在古董店偷了一個玉佛。他們就弄一個橫額，畫著一個玉佛，讓人們舉起遊行示威、走去遊街，遊到社會局示威。寫著幾個字，他名伍伯良，寫著「伍伯無良偷玉佛」幾個字，我看著那個牌，一路示威遊行。他們又叫：「偷玉佛啊，偷玉佛啊！」一直呼叫。這個伍伯良錢多的是，而且後來我們問人：「他偷了一個什麼玉佛呢？」很簡單的一個明朝小玉佛，別人都戴在身上的，這玉佛都不值一個幾毫一個，他卻要偷別人一個。

有些人是這樣的。這個是觸，是不是？他說什麼呢？觸又如何呢？他說我們每一個眾生，每一個人或每一件生物，都是有一條生命的。這個生命不一定會思想，有感情，但它這個生命是有意志的。為何會有意志呢？譬如我們割傷手，自然那些白血球就會令它癒合。我們並沒有想著我會癒合，那些細胞亦不會思想的，不會癒合的。即是有一種力量推動它，令到它會癒合的。如果它那處不會癒合，它的生命已經有問題。他認為我們的生命是有意志的，我就取了他這一段來到解釋。他說什麼呢？我們的生命有什麼呢？有行為的。行為，我們以為它是沒有目的，他說它有目的。

譬如我們弄傷了手，它有目的的，我們的生命會驅使白血球去修補那個傷口的。譬如一隻水母，我們把水母的(觸鬚)斬了一隻，它會重新生出一隻的。它有生命的話，它的生命會有一種行為會驅動的。他說此種是有目的之行為，不過是我們不知而已。阿賴耶識亦同樣。我們又「問：何故此識不與別境等心所相應耶？」為何又不與煩惱相應呢？現在的人又說它會念佛，聖一法師又說它會。還有一些蠢人死了…，不過是很難怪，以前的人認為人是會復生的。現在是不用的了。以前的人又如何呢？死了，一個人死了，死了便火葬，燒了。要停七日才燒，停了七日才燒，他說恐怕他的阿賴耶識，即是他的靈魂，恐怕燒他會痛。

死了要停七日，三日便腐爛了，死了還會復生的嗎？死了二十四小時後都不會復生，開始腐爛了。那些寺門裏面，停七日才火化。其實現在不用，醫生檢驗確實心臟已經停了。最多是你更小心點，過了三個小時再檢驗，那便「沒有撞板」(不會錯)的了，是不是？又那用停二十四小時之後，看他還生不生？沒有的，不會是二十四小時之後便會復生的。常常有報章報導殮房裏面有人復生，只是那個護士檢查得不清楚而已。有的，香港廣華醫院試過。殮房裏面有一條死屍，打了包放了進去，坐了起來，自己解開(屍包)走了出來。

同學：「走了出來？」

教授：「什麼？」

同學：「走了出來？」

教授：「是的，走了出來。有這一回事，幾年前而已。」

這是由於什麼呢？由於很多醫生都完全交托給護士，護士看看他，照一照他的眼

(瞳孔)，看到心臟已經停了。「死了，打包吧。」打包便會立刻什麼(送進殮房)的了，是不是？其實照理應該找一個正式醫生，應該要檢驗才行。那些醫生有時很散慢，什麼都靠護士負責。我們看看，「答：(別境心所)互相違故。」所以不會有別境心所。何解呢？第一、我們說明它。欲心所，「欲(只是)希求冀望所好樂境(而起欲的)；此識則任運而起(即是機械的自然而然而起，無愛樂的)，無所希望。」所以不會有欲心所。「勝解，印持(那些什麼？)曾(經)為猶豫(懷疑的，現在清楚了)而今得決定之境，(這然後起勝解。)此識(比阿賴耶識)瞢昧(無知)，不能印持。」

所以那些人說死了要停幾天的理由是什麼？恐怕阿賴耶識會痛。阿賴耶識是瞢昧的，阿賴耶識是不會覺得痛的。為何他會這樣做呢？法師們這樣解釋呢？又是不學無術。現在的法師，十人中有九人不學無術。所以有些法師很憎我，說我們不尊重他，不敬他這些稱為僧寶。那些稱為僧寶？全部都簡直是無知之徒。何謂之僧寶？如果人人如此，有此等寶貝；如果真的是寶貝；佛教要滅亡了。是不是？如果一個國多一點這類人，國也要滅亡了。此識是瞢昧的，不能印持。「念(心所，念即是回憶)，唯記憶曾所習境(界，曾經所經歷過之境界)；(而)此識(暗昧、)昧劣，不能明記。」

「定(心所，定是一種力量)，能令(我們的)心專注(集中，集中於一種固定的 object，境的)所觀之境；(而)此識任運(每)剎那(都各)別(起)緣(的，不會集中的)。」

「慧(心所，別境心所中之慧心所)，能簡擇(簡擇即是判斷是非善惡，簡擇)所觀境之是非善惡；(而)此識微昧，不能簡擇。」所以賴耶不會與慧心所相應。「故賴耶不與五(個)別境心所相應。此識是無覆無記性故」。既然是無覆無記，它不會與善心所相應，善心所並不是無記的，是有記的。煩惱心所或是惡或是有覆的，而阿賴耶識是無

覆無記的，所以又不會與煩惱相應。「皆不相應。」

「不定心所通於(乎善、惡、無記)三性(都有的)。」阿賴耶識既然是無覆無記，所以不會與不定心所相應。「(不定心所，)非定無覆無記；」所以不會與不定心所相應。所以阿賴耶識只有五個徧行心所。如此，阿賴耶識的心所，我們又讀了。你讀到此處，你知道唯識的講法，是非常仔細的，非常周密的，一點兒也弄得很清楚。麻煩？不會麻煩的。如果你不覺得麻煩，它是很微細的。你覺得麻煩…。你不懂它就會很籠統，它一點籠統也沒有。所以如果你那些留學生在大學想讀哲學博士的話，最好有這一套東西作為底子。先學了這套底子，你不用告訴別人你學這一套東西的。如此，你的思想會很周密。

另外用一種語言講出來，別人便會覺得你，「為何他的思想會如此周密呢？」但現在那些人學得不行。譬如黃敏浩，他讀哲學博士，他應該多讀這些，是不是？他不是，他現在只時稍稍讀、稍稍看一下。他現在結果寫博士論文，你猜他寫什麼？他寫劉蕺山。劉蕺山是明末清初的一個寂寂無聞的哲學家，差不多沒有人理會的。就是因為沒有人理會，所以外國沒有人整理他，日本又沒有人理他。他現在走冷門，寫劉蕺山之思想。這個博士必定到手了的，何解？因為外國人不知有此人，是不是？你搬了很多東西出來證明他的思想，外國人都不知的，但他的博士又不能不給你。

同學：「你看過他的論文？」

教授：「我沒有看過。我都不是研究劉蕺山的。」

同學：「韋達的那一本書現在美國大學…」

教授：「嘎？」

同學：「韋達的那一本《成唯識論》(英譯《成唯識論》：《Doctrines of Mere-Consciousness》)現在美國有幾間大學的哲學系，都規定作為課本。」

教授：「是的，有幾間大學規定。所謂規定者，即是列為參考書。」

同學：「列為參考書。」

教授：「是的。」

同學：「韋達。」

教授：「韋達，他就值得安慰了，是不是？初期是一間，現在有好幾間了，是不是？」

同學：「南加州大學都好像有。」

教授：「噯？」

同學：「南加州大學都有列出他那本書。」

教授：「加州大學都有列出嗎？」

同學：「…」

教授：「那又是。他這一本書現在也好像絕版了，沒有了。現在香港要買，恐怕要到韋醫生處買才有。」

同學：「名韋志堅。」

教授：「韋醫生的診所有售。」

同學：「不知是他的大兒子或誰…」

同學：「那些沒有。」

同學：「現在只是韋醫生處有。」

教授：「他的英文是寫得很流暢的。」

好了，現在又再看了。「賴耶緣境王所差別」，「緣」即認識，是不是？緣慮。阿賴耶識緣那些 object？境即是 object；緣 object。阿賴耶識的 object，我們知道了。一是種子；二是根身；三是器界，是不是？當它緣這三種東西的時候，阿賴耶識有一個心王，心王又是緣的，它的心所同是緣的。心王緣境與心所緣境有何不同呢？你如果是要自己靠自己參，真的一世也參不了。我們真正學習，半個小時便學了。我們看看，差別即是 difference，不同。「賴耶及其心所皆緣(緣什麼？第一、緣)種子、(第二、緣那個)有根身及(第三、緣)器世界(，緣此)三者(為它的 object)為(它的)境。

然(但緣法有不同，)有親(有)疏之不同。」阿賴耶識緣此三者是親緣。親者即是什麼？directly；疏是 indirectly，親疏不同。「茲分別述之。」「一、緣種子(阿賴耶識緣種子的時候)，種子依賴耶心王自體(依即是住，住於阿賴耶識之心王自體。自體即是自證分，那處)，非依心所自體(它不是住於心所之自體)。故(所以)賴耶見分(當它緣種子的時候，它便)得親緣種子(能夠直接緣它，因為種子住於其中)，即以種子為其相分(它直接緣的便是它的相分)。」如此，種子便是阿賴耶識之相分。

相分有一個名稱是親所緣緣。我們暫時不要理會親所緣緣這幾個字。「不須別變影像而緣之；」阿賴耶識可以直接緣種子，它不用把種子的形狀抽進它那處而變起 image，影子。它直接緣了，因為種子就在它那處。「心所緣種子(則不然)，則不能親緣，必須以種子為本質，別變影像(把那些種子的形象，反映入心所處而成)為(一個影像，一個 image，)相分而親緣此影像(直接緣這個相分，這個影像)。」此處明白不？陳繼，聽得明白不？如果你看《成唯識論》，此部分佔了很多頁的。我不過把它

縮成兩行。此處明白不？

同學：「不明白。」

教授：「如何？」

同學：「心所和種子這個問題不明白。」

教授：「阿賴耶識…。我先講一個譬喻，眼識看顏色，是不是？眼識便緣那些顏色了。眼識也有幾個心所的，有作意、有觸、有受、有想、有思，有這幾個心所和眼識一齊起的。當眼識緣顏色的時候，觸、作意、受、想、思也同是在緣顏色。是不是？眼識緣顏色而已，耳識便不是緣顏色的了，緣聲音了。鼻識就緣香、臭了；舌識就緣味道了；身識就緣那些冷、熱等等觸覺了；意識就緣那些 idea，那些想，一幅幅思想的東西了。第七識就緣我了，是不是？第八阿賴耶識因為緣三種境，第一是緣種子；第二是緣根身；第三是緣器世界。這樣，阿賴耶識便緣種子了。

阿賴耶識緣種子的時候，阿賴耶識有五個心所。阿賴耶識的五個心所一定跟著阿賴耶識一起緣種子，是不是？這個明白嗎？心所便緣種子了。但種子是藏於阿賴耶識本身那處嘛。阿賴耶識本身即是阿賴耶識的自證分；藏於它的自證分那處，是不是？譬如你那堆東西已經放在我手中，我手一拿便是了。直接 touch 到那些種子了，就不用把那些種子的形像，猶如照相機般套進來才看。明白了？但若果心所緣種子的時候，就不能夠如此便利的了。何解？那些種子是藏於阿賴耶識這個心王裏面…。」

-完-